



怪人奇事

〔苏〕符·卡·仁列兹尼柯夫 著
王志冲 译

怪 人 奇 事

[苏] 符·卡·仁列兹尼柯夫 著

王 志 冲 译

怪人奇事

GUAI REN QI SHI

〔苏〕符·卡·仁列兹尼柯夫著

王志冲 译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）

责任编辑 盖如翔 封面设计 刘晓玲

刘丽菲 插图 黄冠余

沈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6·插页2·字数121000

1987年7月第1版

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400

统一书号：10289·100

定价：0.90元

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沈阳

出版说明

“当代苏联儿童文学丛书”将编选苏联六十年代以来的优秀少年儿童文学作品，陆续出版。本书包括两个人物和内容紧密联系的中篇小说《照相簿》和《舒拉叔叔结婚》，写的是六年级学生鲍里斯在担任低年级辅导员的过程中，克服自己的缺点，培养了勇敢、诚实的品质和社会责任感，与小同学娜塔莎及其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作家符·卡·仁列兹尼柯夫是苏联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，1974年曾获苏联“国家文学艺术奖”。他的作品深受小读者欢迎，有的已译成英、日、西班牙等国文字出版。

主要人物表

鲍利斯	六年级、后为七年级学生
娜塔莎	一年级、后为二年级学生
萨施卡	鲍利斯的同班同学、好朋友
娜斯嘉	鲍利斯的同班女同学
奥丽娅	鲍利斯的姑妈、退休教师
舒拉	娜塔莎的爸爸、外科大夫
娜杰日达	舒拉新娶的妻子、大提琴手
齐娜(女)、托里亚、盖卡	娜塔莎的同班同学

目 录

(一) 照相簿 (1)

(二) 舒拉叔叔结婚 (90)

(一) 照 相 簿

野蛮人，土人，未开化的人！但是，跟他们不同，你身上刻有多少世纪文明的印记！也许你以为这没有意义吗？咱们瞧吧，瞧吧……

——引自奥丽娅姑妈针对我说的话

这个故事的开头，是爸爸要出差，托我在妈妈的生日到来之前，给她买一份礼物。爸爸留了整整十卢布，不过，临走还是叮问一句：

“我想，你不会糊弄我吧？”

我嘛，当然斩钉截铁，叫他放心。

如果奥丽娅姑妈跟我们在一起，她准得插进来说：“吹牛大王，积习难改！”

吹牛大王是指我吗？咱们瞧吧，瞧吧……

真的，你们不认识奥丽娅姑妈。她是我们的亲属，是亲

属中的预言者。她是退休了的文学教师，年龄已经六十开外。对了，她可是个大好人。她把一间屋子让给了我，自己搬到莫斯科另一头的小姑妈那儿去住。这以后，她倒没什么，不象有些人，做了件好事就一直以恩人自居。一间屋子，给了就给了，不要人家挂在心上。不过，她是碎嘴子。啊呀呀，天字第一号的碎嘴子。

我呱呱坠地就受到她的管教。据说又不准尿床，又不准哭闹。似乎她还真的取得了效果。可我看这是她自己吹出来的神话。我这个人脾气犟，不见得会那样听话。无论如何不可能！

不过，反正她“开溜”了。谢天谢地，因为我不喜欢一天到晚让人管头管脚。有时候也确实想做件好事情，可偏偏不做，省得人家以为我是服管了。其实，奥丽娅姑妈开导我，倒总是很巧妙，让人不易察觉。

但是别想哄我。我有火眼金睛。我早就懂得，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不能低头服软，否则会丧失一切个性，而个性是应当珍惜的。

比方说吧，我坚持原则不集邮，因为我们班的同学都在集邮；我学习成绩差，因为我们班的同学成绩都好。有一回，我在上历史课时油嘴滑舌，自称学懂了课文，但拒绝回答提问。是的，结果老师把我撵出教室，给我打了一分。爸爸骂我笨蛋，大叫大嚷，说我把“个性”这个词儿的含义完全理解错了。

嗨嗨嗨，如果奥丽娅姑妈听见“开溜”这个词儿，那可不得了！她准得高声指责：“你为什么滥用伟大的俄语？这

是无比圣洁的！普希金本人讲的就是这种语言！”

不过，咱们先撇开奥丽娅姑妈不谈。

是这样的。请注意，爸爸走后才第二天，我就打算去买礼物。要紧事情，我不喜欢拖拖拉拉，久搁不办。

刚走到街上，我就碰到最要好的朋友萨施卡。

“你上哪儿？”萨施卡问。

“不上哪儿，”我回答，“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不上哪儿，”萨施卡说。

“我有十卢布呢，”我说，掏出爸爸的十卢布纸币，凑到萨施卡鼻子跟前，甩得哗嚓哗嚓响。

“不见得吧！”萨施卡刺我一句。

“这可真是我自己的！”我激动了。

“撒谎，别说大话。怎样证明是你自己的？怎样证明？”

我应当适可而止，用不着证明。但是我想叫萨施卡服帖，所以大大方方地说：

“走，看电影去。”

于是，爸爸的十卢布破开了。

几天以后，来了长途电话。当然，这是爸爸打来的。他是个爱操心的人，刚出门，就差不多天天拨电话。每当得知妈妈不在家，就总要问起买礼物的事儿。我说已经跑了几个地方，看过一些东西。

“跑了哪儿呀？”他寻根问底。

我回答：

“自然是商店呗。”

“哪一家？”

“妇女专用品商店。”

“我好象不知道这么一家商店，”爸爸疑疑惑惑地说。

“你可别又在随口撒谎吧？”

“我？你瞎猜什么呀！”

我很喜欢“妇女专用品”这种说法，觉得挺时髦的。他却那么信不过人：你没撒谎吧？怪不得奥丽娅姑妈讲他疑心病重，所以生活得不如意。

“这家商店在什么地方呢？”他继续盘问。

“在维丝尼娜街上。出门一拐弯，左首就是。”

“那儿向来是一家杂货铺嘛！”爸爸提高嗓音说。

“关门啦，”我壮壮胆回答，“接着开了家新店。”

于是就这么顺嘴往下编了。我告诉他，这家商店是什么模样，里头卖些什么货品，价格……价格挺贵的，咱们这十卢布简直没法儿买到东西！这当儿，我爸爸不知怎么重重地“唉”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

多可惜呵！本来我还能滔滔不绝地描述一番，他却没让我把“妇女专用品商店”的美妙之处渲染个够。

对了，我随后到维丝尼娜街去转了转。爸爸说得不错，那儿是有一家日用杂货铺。这使我大为扫兴。

为了心里有个底儿，我走进铺子……莫名其妙地买了一小听蓝色的油漆和一把刷子。原本不买的。可铺子里没有别的顾客，售货员是个干瘪老头儿，满脸凶相，跟一条虎头狗似地缠住我不放。

我猜，早在革命前，他就在这儿站柜台了。谁都知道，

那会儿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，所以他练就一套硬拉强卖的办法。我没经历过这种场面，结果，爸爸的十卢布当中，又叫我稀里糊涂地浪费掉了一卢布。

为了自我安慰一下，我决定把油漆派派用场。回到家里，我把自己的床漆成了蓝颜色。蛮漂亮的。原本是张旧床，油漆统统剥落了。

不错，我漆好以后，是有三分担心，怕妈妈会不喜欢我干的活儿。她满可以吹毛求疵，说没见过蓝色的床。不过请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能有蓝色的床呢？

我跟妈妈是傍晚碰到的。不，她没骂我，只是使劲儿往我后脑勺上打了一下。

我弄不懂，在咱们这个时代，干吗还要采取这类早该摒弃的中世纪惩罚手段。可以想出更厉害的办法嘛。比如说，萨施卡来电话的时候不让我接，或者在节目演播到最精采的当口关掉电视机。

妈妈手重。她是体育教师。让她打了一下后脑勺，我脑袋嗡嗡响了两个钟头。我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体察着：仿佛参加了空中阅兵典礼以后，人已经回家，静悄悄的，飞机也不在飞，可脑袋里仍然嗡嗡作响。

幸亏这当儿响起了电话铃声。

妈妈拿起耳机。是奥丽娅姑妈打来的。

“来吧，来欣赏欣赏你宝贝侄子的杰作！”妈妈大声说。“他把床漆成了蓝颜色。也许你这会儿要说，他显露了绘画才能！‘不要限制孩子的想象力，让它自由翱翔吧。’”妈妈这是模仿奥丽娅姑妈的口吻，取笑她呢。

妈妈放下耳机，瞅瞅我。她确实心烦意乱。为了一张床，气坏了，真会哭一场的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我说，“为了一张床……”

“不对，”她抢白，“为了你。你长成个傻瓜。”

“我一定改正，”我表白。“说到做到。你瞧着吧。”

妈妈不抱希望地摆摆手。

这种失望的神情使我伤心到极点。我几乎想了一整天，不过后来忘掉了。俗话说：“莫斯科人，忙个不停”哪！

……那天，我跟萨施卡一块儿上学去，没精打采，少气无力。忽然，有个陌生女孩子撵上了我们。

她象老熟人似地冲我们笑笑，招呼道：

“男同学，你们好。认不出了吗？我是娜斯嘉。”

我确实认她不出，萨施卡也认不出。她跟我们一起念到四年级，接着离开了一年。我对她仔细端详。正是娜斯嘉，不过象换了个人似的。

在这以前，我们刚决定头两课逃学，还想好了扯个谎，就说有个单身老大娘在街上感到不舒服，我们护送她回家。我们甚至以这个单身老大娘的名义写好一张便条。为了不让人家认出笔迹，两个人合写：我写一个字母，萨施卡写一个字母。

这全是我的主意，因为碰到过类似情形，不过并非发生在上学的日子，而是在星期天，所以没办法利用一下。

真的，这个老大娘跟我们住同一幢楼房。她叫波莉娜，但是先前我们跟她不认识。我把她从死亡线上救回来，当天，她捧着一只大蛋糕上我们家喝茶，在我妈妈跟前，久久地讲述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男孩子。这不，现在我们就用她

在我妈妈跟前夸我的话写好了便条。

我再一次仔细打量娜斯嘉，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使我大吃一惊。原来，她由邈邈丫头出落成了大美人儿。真是毛头姑娘十八变！

当时不知怎么的，我不想旷课了。萨施卡呢，看来也一样，因为他跟美丽非凡的娜斯嘉并肩走着，一声不吭。

“萨施卡，你还跟以前一样在音乐学校学习吗？”娜斯嘉问。

“他是我们这儿大名鼎鼎的长笛手，”我代替萨施卡回答。

“真棒！”娜斯嘉说。“那么，鲍利斯，你爱好什么？”

“我？啥都一窍不通。”

“嗨，别耍嘴皮子。咱们这时代谁会没有任何爱好呢？……”

“可怜可怜我的脑袋吧，又来了个教训人的！”我说。

“对不起，”她轻轻回答。“我没有教训你的意思。我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。我心里是同情你。”

她就这样把我给吸引住了。我正要接茬儿，可这时候已经走进教室，同学们都好奇地拥向娜斯嘉，把我跟萨施卡给挤开了。

我们在课桌后面坐下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两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娜斯嘉。

她简直迷住了我们。“可瞧着吧，我能管住自己，决不晕头转向。”我心里这么想，谁知当场做事情就身不由己，颠三倒四。

是这样的，那天我接受委派，担任一年级甲班的辅导

员。宣布这件事儿的是“圆面包”，也就是我们的总辅导员尼娜。人家送她个外号，叫“圆面包”，是因为她长得胖嘟嘟的，而且嘴里老在嚼着东西。你们别不信，我同意了。这是由于她、由于娜斯嘉的缘故。

经过情形是这样的。尼娜飞也似地跑进教室，嘴里还在嚼着小馅饼。我们这位总辅导员就是这么风风火火的；开口说话往往郑重其事，仿佛在当众发表演讲。

有一回，那是在我念三年级的时候，她不在别处，正是在大街上抓住我教育了四十分钟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萨施卡躲在一旁吃冰激凌。他边等边吃，一连气儿吃掉了三杯。

为了摆脱尼娜，我开始打嗝。这办法是试验过的，挺灵。她对我讲话，我的回答却是一个“嗝”。她要我别打嗝，我的回答是又一个“嗝”。后来，尼娜知道了这是我为了对抗她的教育而玩的花招，就对我产生了恶感。因此，这会儿她对我说：“鲍利斯，我可选上了你，”我就不由浑身发冷，预感到不妙。

“这太突然了吧？”我表示惊讶。“好象我身上还没有什么变化呀。”

“有变化的，”尼娜神秘地一笑。

娜斯嘉朝我们这边回过身来：这是非同小可的一瞬间。

“真有意思，”萨施卡立刻活跃地插嘴。

“同学们，注意一下！”尼娜说。“首先，我向你们祝贺新学年！”

“乌拉！”有人逼尖了嗓子欢叫。

我趁尼娜一回头的工夫，冲着娜斯嘉挤挤眼睛，就缩到课桌底下去了。

“其次……”尼娜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。

刚说到这儿，没了声音。显然，尼娜朝我们的课桌扭过脸来，发觉我不见了。我呢，嗨嗨！蹲在课桌底下暗自好笑。

“鲍利斯呢？”尼娜问。

“不知道，”萨施卡回答。“刚才还在这儿的。”

这当口，我忽然要打喷嚏。我伸手捂住鼻子，皱眉蹙额，闷闷地打个喷嚏，没想到脑袋往课桌上“嘣”地撞了一下。声音响彻整个教室。不用说，这下我被发现了。

真要命，我看到尼娜朝课桌底下凑过来了。我两眼一闭，脑袋往椅子上一搁。

“鲍利斯，你怎么了？”尼娜关切地问。

“他晕过去了，”萨施卡说，“这儿太闷。过了一个暑假，对学校的环境不适应。”

“快拿水，”尼娜嘱咐。

我听见有人热心地跑出去，取来了水。接着，这个人扳起我的脑袋，蛮不讲理地把半瓶水灌进了我的领子。

我腾地跳将起来。没错儿，是萨施卡站在我面前。他手里捧着水瓶。一副挺得意的样子，因为引起了哄堂大笑。连娜斯嘉也纵声大笑。照我看，萨施卡出我的丑，正是为了她。我要是处在萨施卡的位置上，决不会这么缺德。

“唉呀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尼娜关切地问。“舒服些了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我说。“不过干吗往我领子里灌水呀？就

不能往脸上喷吗？”

“行，”尼娜说，“下回吧。”

她在挖苦我。

“同学们，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新消息，”尼娜又郑重其事地说，“少先队大队部委派你们中的一位同学担任一年级甲班的辅导员，”她朝我转过脸来。“这位同学就是鲍利斯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这下立刻响起一片难以形容的喧闹声。大家哄笑起来。我的朋友萨施卡笑得最起劲。每个人都挖空心思地讲俏皮话，故意把我的名字变得稀奇古怪。

“包你死！哈哈！”萨施卡嚷嚷。“让一年级小学生包得两分。”

“大力士！校园里的树在哭！”

“吃栗暴！教男生揍小姑娘吧！”

“砸窗子！……”

“拆课桌椅！……”

全班同学笑闹起哄，我也不比他们差劲。说真的，我哪能当什么辅导员！

“唉呀，够了。笑一会儿就够了！”尼娜严肃地说。“鲍利斯，你同意吗？”

“不，”我回答。“我不是干这个的料子。我一紧张就打……打……打嗝。”

同学们又是一阵哄笑。

“你打嗝就打嗝，结巴就结巴，”尼娜说，“别再装疯卖傻。说吧，同意不同意？”

“我得跟他们一块儿干什么呢？”我问。